

# 邓公簋盖铭文及相关问题再探

李玮璟

(河北大学历史学院)

**提 要** 本文对传世铜器邓公簋盖铭文中的“邓八月”“不故”“中夫人”等字词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的见解,认为该器物为媵器,是薄姑氏族为其所嫁往邓国的次女所制作的佐食之簋。

**关键词** 邓公簋 铭文 不故 夫人

传世青铜器邓公簋盖,《陶斋吉金录》《梦鄞草堂吉金图续编》《周金文存》《小校经阁金文》《三代吉金文存》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等金石文献皆有载录。近年来,张再兴(2011:19-20)、袁金平(2016:58)、黄锦前(2018:56)、凡国栋(2021:10)等诸先生已先后撰文对该器的铭文进行了考释与探讨,但对于铭文的进一步考释及其所反映的纪年仍需探讨。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对邓公簋盖铭文考释与内容的解读提出相关的见解。下文例句出自《铭图》(2012)者径标注著录号,引自他处者另加书刊名。

邓公簋盖全铭共 23 字,为了讨论的方便,暂将铭文按《铭图》隶定如下:

隹(唯)鬲(邓)九月初吉,不故(姑)女夫人鬲(嬀)乍(迨)鬲(邓)公,用为女夫人鬲(尊)媵敦。

《铭图》第 4990 号,邓公簋盖器形及其铭文拓本如下:



## 1. 诸侯纪年

“邓九月初吉”，是春秋时期南方地区诸侯国常见的铭文纪年方式。另一件邓器伯氏始氏鼎也采用相同的纪年方式，铭文为：

唯邓八月初吉，伯氏始氏作鬻孳臬饋鼎，其永宝用……（《铭图》2192）

“邓九月”“邓八月”表明邓国已使用自己的历法。春秋时期，南方地区的诸侯国，不仅邓国，还有郟国、曾国、越国使用本国历法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兹为证：

郟国器：

上郟公敫人簠盖：隹(唯)郟正二月初吉乙丑，上郟公敫人乍尊簠……（《铭图》5201）

郟公敫人钟：隹(唯)郟正二月，郟公敫人自作奏钟……（《铭图》15189）

郟公平侯鼎：隹(唯)郟八月初吉癸未，郟公平侯自乍尊盂……（《铭图》2417）

曾国器：

僕盘：隹(唯)曾八月，吉日隹(唯)亥……（《铭续》948）

越国器：

者沪钟：隹(唯)戊(越)十有九年……（《铭图》15331）

由上述铭文可知，春秋时期，周王室衰败，各诸侯国崛起，导致周天子对南方的控制能力减弱，邓、郟、曾、越等国为突出自己的政治地位，就创造了一套不同于周历的历法系统，从侧面也表明了当时邓、郟、曾、越等国已有自身的文化特征。

春秋时期，南方诸侯国并非都采用本国的历法，而是本国历法与周历二者兼用。上文提到周王南土诸国在春秋时期使用自己的历法，但铭文中也见诸国使用周历的情况，如：

邓国器：

邓公孙无忌鼎：隹(唯)王九月初吉丁亥……（《铭图》2403）

曾国器：

曾伯从宪鼎：隹(唯)王十月既吉……（《铭图》2060）

曾伯漆簠：隹(唯)王九月初吉庚午……（《铭图》5980）

吴国器：

吴王光鉴：隹(唯)王五月，既字白期，吉日初庚……（《集成》10298）

以上铭文纪年皆采用周历，纪时格式为“唯+王+月相+(干支)”，此处的王指的是周王，也说明春秋时期周王室虽衰，但周历在诸侯国中仍有使用。

邓公簠盖的时代断定学界仍存争议，有学者认为是西周晚期，有学者则认为是

春秋早期的器物<sup>①</sup>。从其纪年方式看,青铜铭文中使用诸侯纪年,多见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。当时,全国范围以帝王纪年,而列国则以诸侯纪年。从其纹饰来看,此簋盖饰瓦纹和窃曲纹,窃曲纹是流行于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,瓦纹则盛行于春秋时期(参彭裕商,2002:421)。从其器形来看,簋盖捉手大而外张,边沿窃曲纹的目外凸似乳丁,为春秋时期簋盖的常见形状。从其铭文字体来看,字体细小,“邓”字上部从两“止”,“公”字上面两笔转折明显而又规整,体现了西周金文字体到春秋时期金文字体的过渡阶段(徐少华,2013:67)。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该器物时代应为春秋早期。

## 2. 祭器与媵器

邓公簋的社会功能分类仍存争议,有学者认为是祭器,有学者认为是媵器<sup>②</sup>。此争议应是由对邓公簋盖铭文释读的不同所致。“不故”“乍”“为”等词义的解读不同,以致学者对该器的分类不一致。

“不故”二字铭文的隶定已无争议,但对该词义的解读,存在两种观点。郭沫若(1958:181)认为“不故”即“薄姑”,薄姑氏虽衰,后世子孙犹守其血食未坠,故此与邓为婚姻也。故判定此器为媵器,即薄姑族为其女子出嫁邓国所作。而黄锦前(2018:56)、凡国栋(2021:10)二位先生则认为“不故”当读作“不辜”,因邓公新故,姒姓的夫人为其作祭器,故以“不辜”自称。

“不故”一词见于沮楚文《湫渊》“暴虐不姑”,“姑”则借声字与“辜”同(姜亮夫,1980:60),沮楚文《巫咸》《亚驼》皆作“暴虐不辜”(郭沫若,1982:315-327),可知“不故”可解释为“不辜”。“不辜”何谓?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:“无罪无辜,谗口嚣嚣。”《尚书·吕刑》:“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,报虐以威,遏绝苗民,无世在下。”孔传曰:“辜,罪。”《墨子·非攻》:“戒之慎之!凡杀不辜者,其得不祥。”《韩非子·说疑》:“赏无功之人,罚不辜之民,非所谓明也。”《尚书·大禹谟》:“罪疑惟轻,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七年》:“今又杀三不辜,以兴大谤,几及子矣。”《说文·辛部》云:“辜,罪也。”由上述可知,“不辜”本义为“无罪”,后引申为“无罪的人”。

那么,“不辜”可否作为媵妇的自称?曾姬无卣壶铭文中的“无卣”一词,饶宗颐(1975:19-21)云:“无卣乃成语,犹言不吊。”连劭名(1996:112)从此观点并认为:“卣,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铭图》(2012:388)与《集成》(2007:2227)皆认为其时代为西周晚期;徐少华(2013:67)与黄锦前(2018:56)皆认为其时代为春秋早期。

<sup>②</sup> 郭沫若(1958:181)与张再兴(2011:20)皆认为该器为媵器;黄锦前(2018:56)与凡国栋(2021:10)皆认为该器为祭器。

或读为恤,《周易·泰》云:‘勿恤其孚。’《尚书·大诰》云:‘不昂自恤。’可知“无卹”义同“不吊”,应是古人对死亡的一种讳称。因而,范常喜(2007:85)将壶铭中的“无卹”理解为:曾姬过早地去世,不能继续照顾体恤后世子孙,子孙作器刻铭以表抱怨的词语,此种类似的词语还广泛地见于如今的哭丧语当中,故曾姬无卹壶铭文中所提的已故曾姬,应为受器者,该器为祭器。“不辜”如若为此种情况,表示哭丧中的抱怨词语即孀妇的自称,邓公簋盖的作器者为“中夫人”,受器者为已故的“邓公”。据此,其显然与后句铭文“用为中夫人尊”不合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:“斲木为耜,揉木为耒。”《尚书·益稷》:“予欲宣力四方,汝为。”由先秦文献可知,“为”字本义为“作”,该句铭文“用为XX(主语)尊”与青铜器铭文常见用语“用作XX尊”所表意思一致,故表明受器者即为“中夫人”,非“邓公”。

“不故(姑)女夫人𠄎(姒)乍(迕)𠄎(邓)公”,该句中的“乍”字,郭沫若(1958:181)认为即“迕”省,应训为“嫁”“适”。另一件与其同时代的器物器铭中“乍”字的用法可作参考。曾侯簋铭:“叔姬𠄎(迕)黄邦,曾侯作叔姬、邛嫫媵器鬯彝……”(《铭图》5936)学者释读该铭文时,皆将“乍”字理解成往嫁之义。《诗经·大雅·常武》:“王舒保作,匪绍匪游。”郑笺云:“作,行也。”故可知,“乍/作”本字为“迕”。金文常见辞例“用征以行”,而申鼎铭文有云“用征以迕”,可兹为证。又《诗经·邶风·蟋蟀》云:“女子有行,远父母兄弟。”郑笺云:“行,适也。”由此可知,“迕”训为“行”,“行”又训为“适”,故“迕”可训为“适”,即A(迕)等于B(行),B(行)等于C(适),故A(迕)等于C(适)。袁金平(2016:85)指出,“乍/作”当是借字,应读作“徂”,训为“往”,此说亦可从。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:“自我徂尔,三岁食贫。”郑笺云:“徂,往也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桑柔》:“自西徂东,靡所定处。”《说文·辵部》云:“迕,往也。……徂,迕或从辵。”可见,“徂”训为“往”为常诂。“且”声字与“乍/作”相通的例子很多,如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:“既阻我德,贾用不售”之“阻”,《太平御览》引作“诈”(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,1989:903)。《诗经·大雅·荡之什》:“侯作侯祝,靡届靡究。”疏云:“作,即古徂字。”

综上所述,笔者赞同郭沫若的观点,“不故”即“薄姑”,“乍”应为“嫁”“适”之义。“不故”与“薄姑”上古音相近,故假借“不故”为“薄姑”。薄姑国虽在西周初年已被灭国,但其族犹存并以薄姑为氏,此簋应是薄姑氏族为其要出嫁到邓国的女子所作的媵器。

### 3.X 夫人

对于“夫人”前一字铭文的隶定,目前存有以下几种情况:

- ……不故中夫人……用为中夫人尊…… (陈秉新,2005:388)
- ……不故屯夫人……用为中夫人尊…… (《集成》4055)
- ……不故屯夫人……用为屯夫人尊…… (《大系》181)

……不故女夫人……用为女夫人尊……（《铭图》4990）

𠄎与𠄏的字形,从铭文上看,应为同一个字,虽然第一个字下部分残缺,但可以将其与第二个字互为参照。从其字形来看,笔者赞同陈秉新(2005:388)的观点,该二字皆为“中”字的异体。举下例为证:战国的王子中府鼎(《铭图》2041)的“中”字写作“𠄎”;春成侯壶(《铭图》12271)的“中”字写作“𠄏”;睡虎地秦墓竹简“中”字写作“𠄐”(《日书》甲种简98背面);而同为睡虎地秦墓竹简则将“中”字写为“𠄑”(《日书》甲种简92背面)。“中”与“仲”上古音近,皆为端母冬韵,故在先秦文献中,常借“中”表“仲”,例子不烦举证。

“仲”为何义?《仪礼·士冠礼》:“曰:伯某甫,仲、叔、季,唯其所当。”郑玄注:“伯、仲、叔、季,长幼之称。”又《白虎通·姓名》云:“以时长幼,号曰伯、仲、叔、季也。伯者,子最长,迫近父也。仲者,中也。叔者,少也。季者,幼也。”由上述可知,“伯”“仲”“叔”“季”为长幼排行之次序。铭文“不故中夫人姒”,即薄姑氏,排行第二的女子,姒姓,这种“氏+排行+姓”的周代金文中的女子称谓,可见于善夫旅伯鼎“膳夫旅伯作毛仲姬尊鼎”(《铭图》2210)。毛,姬姓,周文王第八子郑所封国。《春秋》中鲁国对鲁女的称呼多用这种方式,如庄公四年“纪伯姬卒”等。

铭文中“夫人”的本义是对诸侯妻子的称谓。《礼记·曲礼下》云:“天子之妃曰后,诸侯曰夫人,大夫曰孺人,士曰妇人,庶人曰妻。”东周以后,夫人的称谓似逐步扩大,国君的妻、妾亦可称为夫人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:“齐桓公之夫人三,曰王姬、徐姬、蔡姬……如夫人者六。”《史记·郑世家》云:“郑文公有三夫人。”为了对这些夫人进行区分,又出现了“嫡夫人”“正夫人”等名号。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记载:“安国君有所甚爱姬,立以为正夫人,号曰华阳夫人。”两周金文中也有关于“夫人”的记载:

黄子盃:黄子乍(作)黄甫(夫)人行器。(《铭图》14769)

樊夫人龙羸壶:樊夫人龙羸用其吉金,自乍(作)行壶。(《铭图》12296)

宋公栾簠:有殷天乙唐孙宋公 栾乍(作)其妹句敌夫人季子媵簠。(《铭图》5904)

曾姬无卣壶:圣桓之夫人曾姬无卣(恤)。(《铭图》12424)

邠夫人孀鼎:邠夫人孀择其吉金。(《铭图》2425)

邓国为周代的诸侯国,薄姑氏族的次女嫁往邓国,称其为“夫人”,也是合理的。铭文“簠”字的前一个字,郭沫若(1958:181)、于省吾(1998:386)二位先生隶定为“諛”“𠄎”,未加说明。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则谓义未详。张亚初(2001:71)隶定从“寸”,构件位置在古文字中时有变化,而作为构件的“寸”与“又”并无差别。徐锡台(1998:355)则释为“𠄎”。刘钊(1995:102)释为“𠄎”。笔者从刘钊所释,金文从“差”字经常可读为“佐”,如蔡侯纽钟“差(佐)右(佑)楚王”(《铭图》15533),郟客问量“少攻

差(佐)”(《集成》10373),悍距末“用差(佐)商国”(《集成》11915),因此邓公簋盖的铭文“諛(謏)”亦可读为“佐”,“佐簋”即佐食之簋。

综上所述,可将邓公簋盖铭文大致译为:邓历九月初吉,薄姑氏次女嫁给邓公,薄姑氏为此女作佐食之媵器簋。总之,邓公簋盖应是春秋早期的媵器,即薄姑氏族为其嫁往邓国的次女所作,见证了邓国与薄姑氏族的联姻史实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东汉]许慎 2015 《说文解字》,中华书局(简称为《说文》)。
- 陈秉新 2005 《出土夷族史料辑考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。
- 范常喜 2007 《“曾姬无卣壶”器名补说》,《南方文物》第1期。
- 凡国栋 2021 《苏家垄墓地 M88 出土邳夫人瑚考》,《简帛》(第22辑)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高亨(纂著)董治安(整理) 1989 《古字通假会典》,齐鲁书社。
- 郭沫若(编著) 1958 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,科学出版社(简称为《大系》)。
- 郭沫若 1982 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编》(第9卷),科学出版社。
- 黄锦前 2018 《伯氏始氏鼎的年代及史事》,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》第14期。
- 姜亮夫 1980 《秦诅楚文考释——兼释亚驼、大沈久湫两辞》,《兰州大学学报》第4期。
- 连劭名 1996 《曾姬壶铭文所见楚地观念中的地下世界》,《南方文物》第1期。
- 刘钊 1995 《金文编附录存疑字考释(十篇)》,《人文杂志》第2期。
- 彭裕商 2002 《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》,《考古学报》第4期。
- 饶宗颐 1975 《选堂赋话》,香港万有图书公司。
- 吴镇烽(编著) 2012 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(简称为《铭图》)。
- 吴镇烽(编著) 2016 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(简称为《铭续》)。
- 徐少华 2013 《邓国铜器综考》,《考古》第5期。
- 徐锡台 1998 《应、申、邓、柞等国铜器铭文考释》,《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(古文字研究专号)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。
- 于省吾 1998 《双剑謏吉金选》,中华书局。
- 袁金平 杨婷婷 2016 《读金文札记三则》,《出土文献》(第8辑),中西书局。
- 张亚初 2001 《殷周金文集成引得》,中华书局。
- 张再兴 2011 《近年新发表西周金文字形小考》,《中国文字研究》(第15辑),大象出版社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编) 2007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修订增补本),中华书局(简称为《集成》)。

(责任编辑:王凯博)